

榆次縣志

卷末	卷十六	卷十五	卷十四	卷十三
跋語	雜志	祥異	物產	兵事
			藝文下	藝文中

榆次縣志卷之十三

藝文中

明

孫昌商州德政碑

知府王坪

榆次孫公早以明經登高科拜涇州守既而轉守商州蓋商去京兆僅十舍餘延袤幾千里爲秦東南重塞至國初以地廣民稀山深道險始改爲縣於時天下豐樂民安其業而商又皆土著習尙清高有四皓之遺風焉自景泰後旱澇游臻四方之民舉以商爲依歸由是民移俗變非昔時之故態矣守鎮諸大臣議請於朝復爲

榆次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中

一

州且連章薦公來守蓋異用其才也公在涇時以嚴明馭下以平易近民上下交孚故有是舉公自下車卽首詢民瘼興廢舉墜肅教條以風勵士習循阡陌以勸課農桑化強暴撫疲癯凡政事當爲者皆次第行之數年間百度咸貞時有民失佃田者將赴愬而未果鄰翁某給之曰隱汝田者某也欺其不知而耕種有年矣盍訴於州吾爲汝直之民如其言公悉召於庭反覆詰之得實鄰翁服其誣田遂歸於民又他縣有二負販者至商營生時禁邊流民之例方嚴守臣獲之下州欲論以配戍公乃嘆曰昔人有言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彼民特



負販以求衣食耳非流移者彼爲欲陷阱之而民牧者不知救又從而擠之豈忍也耶於是具獄上憲府得以坐越關而釋之丁酉歲有四僧過商假館於張翌日各任所之王某者素與張有隙誣張殺二僧以圖其所有告於守臣不察竟坐以死張不勝箠楚服其罪檄州讞之亦如初公乃疑曰張某六人殺人而止圖金七兩又與外人謀而且無贓非疑獄耶即引中一少年訊之曰吾觀張詞貌非殺人汝但言其實吾爲汝辯少年泣曰復何言哉我命當如是也但彼同行四僧其一黃師過商陝買藥二僧存亡彼能知之今黃師在靈寶朱陽寺

公遣人捕之果獲召張某等審之如初讞公又語告者曰汝所言恐未實也告者詞愈厲公出一僧以示語遂塞竟以抵配決之公善政非一大率類此壬寅歲以三考當赴天官商民感其德愛相率言於當道願借寇三載如其請得加從四品俸蒞官如故今將有獻績之行商之士夫耄倪欲再留之不可得公之去也民之思之將何如耶考之昔者漢司隸校尉何武爲京兆尹守法奉公進賢退不肖所居無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今公德宏器遠才裕禮恭以愷悌之心行公平之政况赫赫之名播諸遐邇是以商民之感恩而被澤者莫不曰公

仁人也今其去我猶赤子之慕慈母其情豈能已乎遂請予敘其德政之大概筆之貞珉立於通衢之右不惟商民視之思之而不置而四方之民百世之下皆有所慕且有所考也

上總制王憲檄責土魯番書

寇天敘 邑人

六月十一日奉教翰諭以差通使賫鈞帖出關省諭回虜迺知老成憂國至意非常情所能測也先是嘗有人建議差回夷出關講和僕恐起釁招尤損威納侮有虧國體未之敢從今以鈞帖切責省諭固爲得體但不知果出執事之獨見乎亦踵前人之故事乎抑亦得之他

榆次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中

三

人之獻策乎督府所行分當速奉但事體重大朝廷威德所關走濫竿守臣偶有所聞不敢不披瀝陳之以備采擇本朝處西域故事甚多未及縷數姑以其近者言之正德中總制彭公領勅帶領兵糧專以經略哈密爲事亦嘗差人持鈞帖省諭回虜頭目令其勸諭速壇滿速兒將速壇拜牙即及金印城池歸還哈密彭公仍進軍甘肅諸地遙振兵威當時所費金幣無慮數千後城印雖還旋復負約蹂躪邊郡踰月始甯此先事之鑒也但彭公鈞帖詞議婉甚又挾以兵威其所就僅及於是今欲直責其罪而復無軍聲以振其後何其輕忽之甚

耶然此虜在我特以大羊視之在彼固一國之士也况彼番國非我內地朝廷相待亦以優禮會典具載今以奴隸相視直呼其名而責之不知果能厭其心否也且省諭之意本欲息兵而謀出不臧僕恐兵釁自此啟矣又鈞帖所言兵馬芻餉奸回無不知之萬一激中其怒大舉犯順將何以處之縱使無此或將所遣通使拘留不發又不回報將何以處之已之則損威不已則速禍斯二者不可不深思也今之建議者徒以彭公故事爲言殊不知彭公其中有委曲耳又所賫幣帛不聞何用萬一通使愚昧悞致酋首之前豈不遺彼之笑乎差遣

使人遠通異國亦是大事未經奏准又不題知恐於事體未安且慮他人議其後也或以回夷入寇慮守臣不能戰卻失事故爲是以息兵端此尤迂淺難通之見非忠爲國家謀者蓋四夷犯邊亦是常事兵家勝敗亦無常形且彼夷譎詐多端恐差人一出事端愈繁愈難爲處鈞帖有云將速壇拜牙即送還哈密復國爲王如其不振聽爾選擇自立此於事體尤爲未順蓋哈密是我封地今雖爲彼占據猶望恢復彼亦不敢以爲己地也若署置由之是遂棄其地矣不知執事左右亦曾慮及此乎彼造端者蓋欲僥倖以邀名收功而遺患於人或

將遺患於地方也以愚揆度此虞求貢是其本心直欲我先差人以占地步耳若少鎮靜不動彼或遣人騷擾或差人求貢彼來騷擾則謹爲隄備若來求貢亦必勒致番文然後議奏庶於國體不虧夷橫可遏蓋拒之堅則其貢可久許之易則其患隨至至於興復哈密安置藩籬之事尙需熟講而後行必欲馳檄切責亦須調集兵馬隨路駐劄遙振聲勢以備他虞斯無後患雖然此特策之亞耳傳曰愚者闇於成務智者見於未萌與其勞師費財爲此不可必成之事孰若分兵聚餉以遠臨邊地俟其隙而沮擊之爲計之上耶極知言辭率直干榆次縣志

冒威嚴罪狀莫追然不爾則事理不明不足以破執事之惑事在同舟故敢極言如此儻蒙俯納於地方未必無益或以爲阻撓而深罪之庸劣之材不堪此任久矣必將連章求去決不可阿從以徼非分之功伏惟鑒諒無任悚息

城隍神廟碑

金中夫 邑人

洪武二年正月太祖高皇帝平定九州畏懷八夸世已隆治乃頒恩於鬼神之神有關於民者而崇封號於榆次城隍曰監察司民顯祐伯其制曰榆次縣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於神

者則神受於天者蓋不可知也茲朕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眷此縣邑靈祇所司宜封曰監察司民城隍顯祐伯顯則威靈丕著祐則福澤溥施此固神之德亦天之命也司於我民監於邑政享茲典祀悠久無疆夫聖祖拳拳扶世愛民之意超軼隆古者至矣舊祠在北門迤南善政坊東地形隘窄廟貌敝陋維時宣德六年正月尹縣者懼無以妥安神棲遂遷於縣治東南向爲正殿三楹東西廡各三楹大門一楹至成化十二年三月先大父及諸老輩復遷殿於後七八丈許爲寢殿新建顯佑殿五楹於前金碧翬翼一邑

壯觀鬼神歆享人民和樂弘治七年鄉民李選輩嘆殿宇雖隆而廊廡頽陋乃復經營爲兩廡二十八楹以翼之弘治十年符吉輩又於殿之迤南當神道正中爲閣而兩廊合抱焉正德四年王嵩輩於閣道迤南爲門五楹是廊也高敞弘麗合矩中規舉墜拾敞宛若成算盛哉正德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告成於神牲肥酒芬人敬神悅流賊猖獗奔騰太行蹂躪平陽澤潞霍山韓侯嶺之險縱橫出沒無敢撓其鋒者至榆次南三十里賊聲言將由榆次往井陘之東是時烽燧連舉殺氣颯烈人無懼意安若平時賊竟東入八賊嶺由遼州而去後有

自賊所來者言賊問路有赤衣人指此路而曰實城隍之靈向使無保障之靈有如是哉於是左桂原李引道輩欲報神惠起樓於閣之北面爲作樂之所象二十四神於兩廡分司善惡並殿閣皆繪飾焉東廡之南曲北向者爲齋宿所所之西即東角門西廡之南曲北向者爲牲饌所所之東即西角門閣南東西爲守廟之舍高卑不乖內外完好百十年未就之緒一旦煥然全美固神之靈明有警惕齊民之心亦大耆茂知同心協力之成也功畢告成內外煥美矣於嘉靖六年孫文質崔琮輩於廟之南空處立屏以蔽之十二年趙弘符彥明輩

又於東西豎牌坊各一座東曰保障西曰昭假僉謂中夫邑人也宜記之記之曰廟地南北長三十三丈五尺東西濶一十三丈八尺中殿廡樓閣總六十楹於戲爲記以應俾鐫之石爲後日考信云

柏軒說

寇天與

邑人

見一山人謝政之明年冬過友人桂子之精舍軒之陽有栢焉抗勁節於孤撐干青雲而直上名曰栢軒詢之即桂子之別號也山人曰子其有意於自旌矣乎夫軒身之寄也栢德之類也取物於栢取栢於軒彰身之美喻德之真其在是矣夫歲之寒而栢後凋是謂能立是



謂能固是謂能恒立也者強也固也者孚也恒也者久也是栢之性德之懿也唯民之生氣淫其心情梏其性偏縮其真外閉其內於是乎或失則溺或失則奪或失則矜或失則弛汎而議莫之與適冥而行莫之與遂矯而負莫之與歸是故道而能立立而能固固而能恒者鮮矣夫果而立則不墮不墮則存存者道之門也確而固則不二不二則信信者道之基也永而恒則不易不易則安安安者道之極也啟其門植其基會其極於道也何有子之藏修於斯軒也蓋有日矣崇經黜子含貞履幽業之日修也德之日崇也行將邦家而任重榆次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中

八

焉行義達道終始不渝又何以異於斯栢哉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非子今日自旌之意乎不然吾豈即栢以譽子

劾四尙書疏

周 鈇

邑人

題爲劾四尙書事臣惟天下之事待其人而後行召災傷和惟匪人爲尤甚故漢法凡遇災異策免三公三公者臣工之首也諸司不職不能盡去而於執事者先之則百工修省各任厥職政通人和可以導迎休祥矣我朝不設宰相大政皆歸於九卿是故古之所以責三公者在今日不得不責之九卿也掌銓衡者甯能進退皆

當司錢穀者甯肯悉意經畫典邦禮者未必能和神人  
明風化也司邦政者未必能公用舍安邊鎮也理刑獄  
者訊讞豈得盡平司工役者財用豈知撙節有一於此  
固足以禍生民干天變矣是何也九卿者庶政從出之  
地天下諸司之所視效焉者也我皇上遇災而懼勿以  
他諉大臣亦免其自陳真成湯六事自責武王無以萬  
方之心也誠意感孚神人效順化災爲祥未占有孚臣  
仰誦明旨反覆思惟伏念皇上敬一格天豈宜有此蓋  
大小臣工不能奉承德意而位高任重如九卿者尤不  
得以辭其責也除供職用心才力有限者姑不責備守

身有議過惡未彰者亦不概論外中間有志向卑污舉  
動無忌貪墨昭著輿情共斥者請爲陛下陳之如禮部  
尙書嚴嵩譎詐貪姦鑽刺無恥視草不能一筆取笑於  
屬官論事莫措一詞見辱於庭議近日譯字生之選豪  
俠子弟賄賂公行所取大半乳臭頑童甚至龔隲之子  
優俳之流白晝懷金冒名高選倡言道路肆侮公庭士  
論沸騰民謠鄙賤議者以爲貨利徒入私門不若明開  
事例猶得少補公需之爲愈也穢玷清曹神人共憤工  
部尙書林廷楫用度過爲奢靡取受不知止極全爲私  
謀罔恤國計通同各色攬頭賣批以謀重賄白手棍徒

一入門下隸役或至千金匠作多成巨萬昔人拈鬪召商良法美意祇空名耳各工物料估計無紀應費一倍動加十倍任其冒破漫無稽考蓋已私牽制公法難行適今興作方殷豈堪任使兵部尙書張瓚鄙猥如蕭竄入京進表遂推用以征南罪惡如陳時事發久逃敢朦朧以題覆夫以本兵大臣竄豈未嘗親見而陳豈未得聞之也祇爲錢神不顧欺罔戶部尙書張雲精力衰竭動履艱難酣睡轎上輿隸爲之赧顏遺便衣中班行聞之掩鼻其子受賄假刺到處囑託大臣體面掃地盡矣以上四臣皆上負九重知遇之恩下拂百姓丞弼之望

榆次縣志

卷十三

藝文

十

尤卿中不職之最者也今日之災未必不由於彼伏望皇上大奮乾剛速加褫秩以盡應天順人之實以昭去邪勿疑之政庶中外臣寮聞風自省賢者勉圖日新不肖者恐懼修慝政事惟和而化理可彰災變可弭矣

與巡撫書

周 鈇

恭諭繁祉天相政惠人孚有足爲全晉軍民所深慶者獨念敝邑均徭頗爲偏累猶未免哄堂之向隅也編審在即當必有赴愬臺下者幸惟察之蓋先是縣百有八里漸次消併七十二里且里無完甲而甲無完丁嘉靖二三年間復編出餘銀數多致蒙分撥岢嵐徐溝等處

代納湯羊膳夫等錢顧茲困憊之民本縣舊額尙恐不  
給代人補差實難爲繼也凡此先年邑人已具告定齋  
王老先生蒙賜查究顛末見許二次除豁當時百姓已  
獲少蘇矣今之編審卽向之第二次也更生之望惟尊  
慈賜慰焉昔人有荷上賜之衣食曰願賜一國之饑寒  
者顧執事之仁已溥於七郡而不肖之望祇在於一邑  
吹噓之下諒足以慰區區之私也

榆次鄉約題名記

周 鈇

吾邑有學爲君子者脩有宋藍田呂氏之約以檢厥身  
以教厥家以規勸於鄉行滋久慮無以及諸遠乃謀題

榆次縣志

卷十三

藝文

十一

名於石約正趙君文奎偕眾請記余曩有先君子之喪  
嘗辱諸君弔祭且會葬焉儀度雍雍竊嘆文物之可觀  
也今日之舉恐實弗克副將召後譏乃坐諸君而問曰  
文耶實耶趙君曰愚民崇實耳文非所逮也余曰實有  
效乎趙君曰古訓是式爾效則非所知也余曰是曷事  
趙君曰約之始也有規八言朔望告戒善者揖而進之  
爭者論而息之枉者直焉危者拯焉十稔之前日有所  
進而月有所黜今茲不然矣余曰茲其效哉是其記矣  
粵惟三代以前顯蒙未遐無假約而民自治井田旣成  
同井者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有約肇此

也當時百姓用以親睦秦漢以降井田廢而民俗日偷  
迄於有宋古道燼矣藍田呂氏有脩道復古之志作居  
鄉四約以教人晦翁朱子復增損而更定之條格詳明  
足垂千古之訓先王之教藉以大明肆我太祖高皇帝  
作民君師御製教民榜文四約之意已備矣太平日久  
人心玩愒正德己巳督學陳君文明有慨於斯移檄郡  
縣俾脩舉呂氏鄉約我榆石之民爭相樹立今二紀矣  
守而不渝於戲人性本善罔覺則微人情有欲弗治則  
縱是約也將以覺人之善而制之欲者也善覺則道可  
馴欲制則過可寡馴道寡過斯君子矣後之人指茲石

榆次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中

十一

而議之曰是皆君子之徒也吾何爲獨不然其子若孫  
視茲石曰吾祖若父嘗欲求學爲君子者也吾何敢蹈  
非以起羞遠方聞而慕之曰吾亦人耳何榆石之人之  
不若人各爲善人各制欲天下之治不難矣君子曰是  
舉也有自警之誠焉有監古之誼焉有淑後之愛焉有  
法遠之模焉自警忠也監古信也淑後慮也法遠公也  
忠則不欺信則不眩慮則不遺公則不狹執此以往固  
可及諸遠矣諸君相尙與圖終毋事飾名以媿於茲石

重修思鳳樓記

閻樸 邑人

榆爲邑俯瞰巨川羣山出邑城之後東與太行連絡直

拱北門有汾水以界其西而南注大壑爲自古雄劇之地其屬太原則自漢始 國朝因之今太原當西北鉅郡而邑視昔加重矣邑故有樓曰思鳳相傳爲宋潞公文彥博署縣時所築上列鼓鐘以報晨昏更點之候歲久敝特甚斜漏旁穿雨淋風駛長吏蒞事之際恒撐欹障闕民失瞻崇而麗譙無所於稱先是官其邑者屢嘗病之莫能有所更爲也嘉靖癸卯我俞侯被命來尹茲土值虜患初罹繼旱魃爲禾稼災官無素積民有隱憂我侯閱之夙夜勤勞凡事之可以拯乎民者罔不用飭閱二載政胥和熙化大以洽遂圖興修顧公帑不可輒

榆次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中

十三

發又重以役厲民未知費所出乃畱行設法預措漸辦凡材木甄瓦匠作之需旣備而後肇工且曰學校爲風化本源不可後也若殿廡齋室皆以次新焉又年餘始及縣治若門堂廨舍及倉廩庫廨之屬亦以次新焉旣而登樓四望徘徊徙倚復喟然嘆曰茲邑之勝概也可獨已乎亟命葺其已壞其制有或闕者如式備之踰數旬而工告訖棟宇雲聳矢棘霞舒金碧交輝櫺疏高敞尺以六計者爲基之崇五其基以爲屋之崇修葺屋崇九尺廣視其修而殺五尺以今昔之度準之俱不殊於舊續壯雄峻則昔之所無也蓋不若是則無以習民於

下上之分而一其觀聽且時以作事自古爲然若帝嚳之歷日月帝堯之受人時武王之協五紀靡不由茲我皇朝損益帝王之制命挈壺氏掌漏刻以警策吏民使咸知夙興夜寐之節顧茲樓之廢積已百年之久我侯能追復而鼎新之以爲化理悠遠之計不尤躋與矧古今殊時郡國異體所謂麗譙者不皆出諸侯三門之制其以樓易臺或猶有取禮之以高爲貴者乎昔春秋譏新作南門非謂夫修舊而加其度也譏失時也我侯惠孚於人故民樂獻其力智周於物故工喜薦其伎其設施整暇何如哉竊觀是役也有禮之貴而無春秋之譏

可謂無失時亦無失政矣豈徒一時興作之功有足侈邪或曰樓何取於思鳳而名之也曰昔晉荀浪嘗宰是邑於時政惠民和尋有鳳集於境後文潞公嗣宰於是獨感而思之遂榜其額蓋欲爲政者常求荀令之意而致其思也曰鳳可思與曰鳳神鳥也天下有道則見或巢於閣或鳴於岐或集於上林至靈難格而公所謂思之者非敢以爲必至也政令之弛張刑賞之用舍利弊之沿革凡舉而措之民者必反覆而盡心焉求其有合於荀令之意而後已然則鳳雖不必至亦庶幾無愧與詩曰綏我思成傳曰思則得之憶昔荀令往矣後數百

年有潞公者出猶能襲遺響而知所歆慕故當時之政直與荀令比其進而顯相業於天下則又鏗鉤炳耀流美汗青不啻若威鳳之瑞於時也今侯之思潞公者無異於公之思荀令故其政亦與荀令比他日陟臺諫也而應朝陽之期持鈞軸也而啟御圖之兆則後人之思侯殆不止於今之思荀潞者矣嗚呼遐哉邑士民懼泯侯之善也因伐石謂予曰吾侯之興懷起廢可稱述者非一而樓爲太子專史氏職甯斬一言識之乎是用述其梗概爰以彰千載之盛匪直存一代之制云爾侯名鸞字應和陝之靈州人以進士試今職相是役者縣丞榆次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中

五

安化楊虞鳳主簿涇州王朝宗典史隴西柳獻其成之明年丁未正月十有七日爲之記

重修泰山廟記

原 森 邑人

名山之載在祀典也蓋以其奠方域出風雲興財貨有功於民故祀之禮也匪濫也然五嶽各祀於其地獨泰山一祀殆徧寰宇皆漫不可稽吾榆載邑乘者有四獨此地切城闔古木蔭合晴霽宿靄遠接軒檻尊嚴爽閭甲諸臺觀故士人多依爲講肄所予自髫及壯未嘗一日不居也逮後宦遊垂三十年比歸則棟宇欹穿喬木翦伐祠旁隙地鞠爲場圃而犬彘遊其中矣舊時道人



高姓者瞽雙目披白髮伏枕殆不能起徘徊良久爲生  
一慨悰焉無何高道人歿鄉人復延道人李真惠居之  
惠之來也喟然嘆曰嗟乎無祀無神無神無祝吾誠不  
能一日安乃與其徒謀新之頗完美矣褚子自微來請  
記予以爲諸侯之祀不出境泰山祀於魯禮也吾晉榆  
地距魯殊遠而顧祀之則濫矣夫季氏魯卿徒以旅非  
其分孔子猶且譏之狄梁公巡江南罷淫祀千餘區君  
子趨焉士大夫居鄉不能表正風俗以爲民望乃亦因  
而倡之豈理也哉褚子進曰事有不可以理揆而姑取  
其一節者君子不棄也茲祠也士之講肄者多掇巍科  
榆次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中

六

躋廡仕說者謂得堪輿之勝每當警報鄉民扶老幼聊  
庇風日於廊廡下謂非有益於方氓不可也然匪神則  
奠雖稍戾於禮猶勝琳宮梵宇之無經也君子何讓焉  
予曰然有是哉書不云乎五嶽惟岱爲宗歷代金泥玉  
檢不於嵩衡華恒而獨於斯山當時君臣未必無見也  
作之者固不可有始承之者則不可無終茲役也姑從  
俗焉可也遂書與記之

明勅贈文林郎褚君墓碣

歸有光

吳郡

前史有孝友傳余嘗歎之世之善人君子非其蹟著於  
朝廷莫可得見至於巖壑草莽之中汲汲者多矣其得

列於史蓋百之一二也若榆次褚君者其孝友篤行非其子進登於朝與當世之君子遊亦何以稱焉君諱大全字伯完世家榆次東白一里考鑛仁善好施畜牧於沾之重興山間牛羊以谷量人稱之爲東山翁東山翁病且死君籲天求代賽禱山神祠去其家數里所十步一膜拜見者憐之又爲母持佛氏孟蘭經五十年不輟唄誦菓蔬有鮮必進乃敢嘗從父兩人無子孝養之終身已喪葬立其祠爲弟更娶後妻及其避徭之旁縣召還分予之田宅縣中有大役吏請賄免君曰吾有財不佐縣官之急而以私吏耶歲租必先入里人化之無敢

逋者人有病死先嘗盜禾爲田主所笞遂誣以毆死君率眾白於官爲直其事歲饑山莊千石穀皆以賑饑民猶不逞盜其窖中藏其黨洩之曰是不能忍饑而至是不足問也然家自是乏至人有求必曲意赴之平生重然諾不與人分爭田宅財物必讓而布衣蔬食終其身嘗自號善菴無懷張先生曰善菴孝友忠信今時罕見雖暫困天必使之有後其後果然君以嘉靖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卒葬於其縣之楊安祖塋之次子五人鍼錠鈇鉞鏗鈇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直隸河間縣知縣隆慶二年以冊立東宮恩贈君如子官鈇在京師

具狀謁余書其墓石銘曰在晉之遼昫昫原隰草莽廣  
薦羊牛澱溼有美伊人仁服義襲疑疑厥子載觀其入  
允矣國器其究有立前聞是追公卿是爲後將考始其  
在於斯

乞宥言官以彰聖德疏

褚

鈇

邑人

臣惟自古帝王致治莫不以用賢納諫爲首務故大舜  
舍己從人成湯從諫弗咈漢高祖唐太宗俱能虛心納  
諫是以其興勃焉史冊至今稱之我朝太祖時自公侯  
以及守令下至軍民諸色人等皆得言事其言中理即  
爲施行言不中理亦置而不問洪熙初戈謙率言事仁

榆次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中

六

宗免其朝參自是月餘言事者少仁宗諭楊士奇曰自  
免戈謙言者不至豈果無可言遂令士奇草敕引過命  
戈謙如舊朝叅此我祖宗之家法後世所當憲章而勿  
失者也且皇上即位以來講學親賢夙夜孜孜勵精圖  
治即如近歲考成之典深有合於虞廷率作興事屢省  
乃成之遺意真有古帝王所不及者今余懋學未諳事  
體以爲操切委涉狂憊罪復何辭但臣思言官者朝廷  
之耳目所寄言路者國家之命脈攸關通塞之際天下  
之治忽繫焉若因其一言之失而遽錮其終身臣恐自  
此後直士寒心諫臣奪氣惟知緘口結舌爲全軀保妻

子之計他日脫有大利害大奸慝孰肯明目張膽爲陛下言哉臣所以夙夜懷思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皇上擴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收回成命俾懋學仍舊供職不惟彼一臣心懷感激益圖報稱而內外大小臣工莫不歌詠聖德懼怵鼓舞而願效忠良矣

### 信仁賢以挽阡危疏

張國儒 邑人

題爲勢窮理極懇祈聖明急信仁賢以挽阡危事臣聞孔子論體臣之道曰忠信重祿夫重祿而先以忠信謂君之於臣必心相信而後祿養非虛拘也孟軻亦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不可爲國矣惟一不信故至此則仁

### 榆次縣志

### 卷十三

藝文中

九

賢之關於國家豈微渺哉皇上御極之初舍已從人用賢圖治於臣下原無纖芥之嫌也二十年來奸相相繼柄用將慷慨任事勁直敢言者摧折幾盡旣以賣直沽名之說滋聖心不解之疑又以不許朦朧推陞之說塞忠良復用之路至於今餘毒猶烈貽患無窮致皇上不以寶珠玉之心寶善人而以吝財貨之心吝官爵且疑府一設牢不可破視在朝在野大臣小臣無一人足當信任者以閣臣爲不足信則枚卜無期以大僚爲不足信則列卿不補以科道爲不足信則考選不下積疑成隔積隔成廢積廢成亂即如京察重典亦視爲泛常不

急之務名曰檢發尚無定期素服滿朝非所以彰國慶  
煩言易起非所以一輿情上無紀綱下無法守百職懈  
弛而不理人情轉涉而靡常祖宗二百年來有此抑鬱  
慘澹之光景哉近者日月俱赤而無光占候之家謂爲  
旱爲火爲兵今內畿外省無處不旱而怡神殿果被燬  
矣災異頻仍徵驗不爽安危休咎關係匪輕皇上奈何  
不畏天變不恤人言安危利蓄而漫不動念也夫勢窮  
則通否極則泰今可謂至窮至否矣通變挽回惟此一  
時祈皇上念仁愛之天心不可重負榷薪之士氣不可  
久摧救菑弭變無如顯忠遂良則枚卜急舉大僚急補

考選急下一切奏章依期急發以勿貳勿疑之心成光  
明洞達之治主臣一德和氣致祥是修省之至大至要  
者也抑臣猶有說焉朝廷以用舍之權成臣子之出處  
而士人以進退之義維風教之盛衰從來在京諸臣有  
被人言而義難就列者有抱沈疴而思切故鄉者有久  
厯宦途而情殷內顧者有與時齟齬而暫圖歸沐以俟  
公評者小臣以一疏而允大臣以三疏而允一以示朝  
廷體恤之情一以養人臣恬退之節未有困頓逆旅淹  
滯經年漠然如天之於物杳不相聞如今日者也皇上  
以堅持不斷失朝廷待士之常而以用舍不明失臣子

立身之節擯之於野者如水之既覆一棄而不收羈之於朝者如鳥之投籠一入而不出夫錮於山林與錮於旅邸其摧士氣一也而旅邸之困苦爲尤甚近年九列大臣科道諸臣或以病請或以假請曾有一之得遂其請者乎言去不去者藉以成頑鈍之私真欲去而不得者不能遂高尚之志聖主體念臣私礪世磨鈍之道當不其然更祈皇上將諸臣請告之疏情義不可淹留者俱批發准從並將吏部推補之章亟賜點用則一人操用舍之權羣臣得進退之義其於世風大有補矣臣待罪吏垣當用不用當去不去吏不得職即臣之失職也

榆次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中

三

故敢以朝廷大體臣子大義望陛下兩全之臣愚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知縣趙昌運優士記

張國儒

昔者先王分建郡縣而董百官道莫先於教士夫士者四民之首也國之幹也禮樂之所出也教化之所繇也是故別其衣冠而異其徭役程其廩餼而恤其饑寒懼其不聚也於是屋焉而授之官懼其不給也於是學焉而分之田事如此其備矣孟子論仁政本乎庠序班固傳循吏崇乎禮讓後之良有司罔不加意以爲務焉榆邑介在西部厥土磽瘠厥賦上中民困於輸而又有大

戶之役往往連及諸生之門甚至有棄其楮墨習爲九  
九不皇廼家而罷於道咨嗟踟躕靡所於聊久矣臨潼  
趙公之來令也視學宮朝朔望程其朝夕班其甲乙始  
而士森森如也旣而振振如也終而融融翕翕如也是  
公教也歲在壬子有審編之政諸生心嚴公不敢請公  
乃進而謂之曰若二三子靜無譁余恤若私亦罔敢崇  
庇於若黨以累吾矜民凡執經者復其身上所生父一  
人並大父一人或同產兄弟若而人其從親已下役如  
故於是諸生唯唯心服以爲百年來未始有也外史氏  
聞而言曰若趙公者可謂知本矣夫政莫先於能教能  
教莫先於能養者在節宣其力而嗇其財然而必自土  
始率是道也是家有絃歌之風而里有封君之俗於治  
也何有故曰春雨之膏必先培於佳木秋月之輝必藉  
勝於層臺物有所先施事有所遞及此之謂也可與登  
枝而忘本摻華而絕實者同日語乎公以治行最等被  
命徵召越三歲而諸生郭學論等求所以不朽公者於  
是列其事而始末之壽諸珉石以示來者

國朝

知縣耿宗舜輕徭記

魏震 邑人

三代之時無職事者徵夫家蓋陰驅惰者以歸農此本

意也逮國事漸繁工農不相習遂徵丁徭權貧富而輕重布之以上中下三等爲率宋蘇軾有言曰丁徭賦而民得閒丁徭賦而民愈不得閒正謂此也此徭役之大凡也榆次在春秋時爲祁大夫田又爲趙氏封邑以迄於今民稱繁庶役法之制遠者亦不可考明朝區畫相其風土人情即鄰邑亦畧不相同榆次役法以上中下三者更番錯比大率以一則至九則爲度嘉隆萬厯間邑有大事大役取役冊丁差之多者坐之三年編審冀擦一則如坂山然甚則民亡數十年而冊名如故家計已貧極而頭數仍前執簿呼名輒曰縣總遂有賦役鬼

榆次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中

三

簿之謠差貧賣富之嘆沿習因循與國運終始此榆次賦役大凡也及國朝殲寇代興一時從龍之彥無不潔已奉公視民如子公蒞任以來悃悞循謹與民休息且榆自戊午至今增賦竭作饑饉流亡兵戈屠戮焚黎殆盡公廉知其狀審之日凡逃亡死貧不能承徭者概爲除去之左右以舊額爭公毅然曰鼎革之際積弊不除殆何時已乎先是審編者有擦有陞有去有補如流水呼名如視秦越人肥瘠漠不相關不數十日畢事公則精詳反覆小民疾苦上訴者如家人父子重復不厭期於去疾而止幾不知有尊卑之隔也四閱月而事竣



除去者什之二減者什之三視昔縮三之一上其數於  
撫按咸嘉其廉幹首列薦牘遠近士民莫不加額稱快  
榆士桂杖等謀所不朽公者余曰古之以循吏壽諸石  
者有之惟其爲百姓立殊絕之功而後史氏因書之爲  
傳若蜀郡以興學書南陽以溉田書書渤海也以弭劇  
盜書膠東也以增戶口自漢時得書者僅數人而一人  
又各以一事殊絕自見自此之外其緣俗而治者豈遂  
少哉則以事無殊絕故不書也若公編審一事三百年  
所罕見可無亟書乎故書之使後覽觀者穆然想見其  
人公諱宗舜字德二元別號鄰滄順天灤縣人蓋從龍之  
榆次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中

三

彥云

半瀛菴記

貢生 齊世恩 邑人

榆次東北二十里許爲峪頭村京師秦蜀往來通衢其  
巔距龍白二十里童叟也夏炎冬冽旅行經其地者徃  
徃以爲病羽人郭桂鳳者性狷介好養生術以度世福  
眾爲事常自太原郡城至土橋穿井十二出泉斥鹵中  
傍置縷缶又爲茶菴二於路左令渴者得飲乃起樓坐  
阜上名之拂雲復建高閣三閣下爲洞可安藥竈買地  
頃餘植松柏數百十本昔之童叟盡成蒼蔚遙望其間  
蔚若洲島於是炎者得蔭寒者得庇行者得憩勞者得

止冠蓋交來停驂而珥節者聽松風顧樓榭超然有霞  
館瓊室之思矣羽人厭世氛棄其家來此全身養精將  
與王喬羨門者遊取修煉家中黃之說自號守心云

禱雨牒城隍文

榆次  
知縣王亦宣

竊思

上帝命神與 朝廷之設官雖分隔幽明而

情相關切其不能敷政惠民者實官斯土者之咎也若  
不能捍災禦患則神亦與有責焉亦宣自視事以來見  
榆邑地窄人稠差煩賦重一困於軍需浩繁而寒簷有  
剗肉輸將之苦再困於旗軍絡繹而窮黎多竭脂供應  
之難加以比歲不登民多失業其間瑣尾流離輾轉溝

榆次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中

三五

壑者正不知凡幾亦宣目擊情形焦勞拮据飲食靡甯  
有緩征之意而催科不得自專有撫字之心而設施莫  
能自主所朝夕期望以爲吾民續命之膏者惟此西成  
是賴何意入秋以來驕陽酷烈恻人心目以致芄芃佳  
禾漸歸枯落嗟哉吾民驚憂失措情實堪憐神獨何心  
能不垂念豈亦宣縱蠹役以長奸與置民寃於不問與  
或暮有私金而不能正己以率物與抑刑多濫及而不  
能矜恤以平情與凡此皆難逃 神明之洞鑒也伏望

尊神聲靈赫濯保障金湯將榆民顛連迫切之狀繪  
圖上請在 天心仁愛豈終棄此一方之民而神功

浩蕩自能庇此羣生之命大沛甘霖普及郊原庶幾白骨同生 尊神禱祀蒸嘗不愧一方司命之寄至於令之不職神其於夢寐中叱名譴責亦宜自能痛加修省以贖前愆勿徒苦我父老子弟爲也須至牒者

乾隆四年榆邑旱災賑濟記

榆次 錢 標  
知縣

救荒不貴奇策而貴仁心仁心者先民之憂而憂後民之樂而樂也其懷之也若拯溺其赴之也若救焚蓋有司之於民相關爲至切矣彼輾轉於道路爲誰氏之赤子呼籲於堂階待何人之應給民者有司之民也饑者有司之饑也譬之一家之中老幼妻孥日不再食而爲

榆次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中

三

之長者不爲之惻然有動於懷豈情也哉榆邑之旱在己未夏秋之月時余方蒞太原事一切規條皆大同分府胡公及前令劉侯爲之比余受事時已行之就緒矣然其事有可得而言者邑自五月至八月不雨民情洶懼奸民潛煽其間告於撫司者纍纍以百數縣官烈日行田陟巘降原勿恤也計被災村莊百有五所而輕重之差自六分而上凡三等胡公之駐榆也首集紳士至城隍廟焚香共誓使各察其鄉之災民而書以對其法按照烟戶計口半給剔商賈別僕厮汰僧道除胥役無倖食而有均沾得民之不能自食者一萬四千一百六

十口貧士男婦大小八十二口大口日給米五合小口  
三合極貧民自十月始次貧民自十一月始又次貧民  
自正月始皆盡三月乃止士亦如此慮民之或僞也給  
賑票以爲其憑慮民之多勞也設三廠以聽其便慮倉  
庾之告匱也半銀米以足其數每值賑期道憲親詣廠  
中男女異所不吳不爭負囊朋車各得其數而退榆俗  
故樸實尚義村有營運者輒不願受賑民有蓄積者多  
分賑其鄉凡官給過米三千九百一十八石九斗三升  
一合動穀六千五百三十一石五斗五升一合七勺折  
半米銀七千四百三十三兩四分二釐災八分者糧免  
榆次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中

三

十三四七分者二六分者一共若干兩餘俱緩征於是  
榆之民始知

聖天子

懷保小民之意各憲撫綏長養之德蓋前明以來所

未有也夫災沴之行盛世亦不能無顧賑濟之法如何  
耳今其早夜經營而潤澤之者周詳審密能使物得其  
所如此可謂不失乎父母誠求之道而有仁心者矣會  
劉侯以事去余奉調受事循其法而行之得以告無過  
焉庚申大稔余早夜決滯獄民亦爭輸逋賦若將不及  
然後官與民得優游於無事之天以樂盛世承平之化  
辛酉歲暮邑民製錦稱觥效躋堂之義勞之以金不受

也請爲文以紀賑濟事余嘉其義爰不揆而爲之辭

重修文廟碑記

王 系 邑人

普天率土聲教之所通郡邑無小大莫不祀

先師

春秋二舉不疏不數非守土莫敢祀典綦鉅也典之鉅

者必隆其俎豆祀之殷者必肅其宮牆丹楹龔桷所以

發至德之光輝豈真爲觀美哉榆邑文廟規模宏備而

歷年久風雨鳥鼠之所剝蝕黜堊無色構櫨薈桷頽質

多朽蠹者脫而落者簷宇穿漏者堦圯圯仄弗良於升

降者前令尹姑臧王公釋菜而惻然念道統之淵源體

辟雍之首善思風化之所由謀維新焉敬捐清俸於是

榆次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中

三

邑之士大夫耆庶至於各鄉聚罔不抃舞而影從之經

始乾隆丙辰之春才選其良工覈諸法登登馮馮載欣

載作越明年工過半而以讀禮去蘭陵錢公繼之垣墉

旣勤方塗墍茨梓材樸斲以俟丹雘起壬戌迄癸亥工

未竣而遷擢去十餘年來規制旣就采章未施夫廟以

文名樸而不華小之無以肅觀瞻大而至德之光未由

發越此震澤錢公所爲踵事而增也公戴星而理力溝

洫勅書院纂邑乘百廢具舉祥刑惻怛之餘遂以贖鍰

藏厥事遴擇廉幹分猷督率秋之孟冬之孟三閱月而

告成事焉於是竹苞松茂神靈負不拔之基鳥革翬飛

日月煥丹青之色觀宮牆之美富人切景行望山海之高深心儀道岸庶幾哉几筵潔而俎豆馨殷薦其歆二公其滿志矣乎是役也王公作之錢公紹之錢公終之有始有卒因質而文合三令尹而落成焉用紀顛末於麗牲之石以俟後之君子因時修潤美富常新俾足鼓吹休明潤色風教云爾

答孫冢宰書

節錄

王系

夫子躬周召之德懷吐握之誠不擇芻蕘乃及於愚使悉陳其所見愚固無見敢傾益益惟夫子裁之愚度今日之急務莫先於示儉而示儉之道必在於致誠科條

榆次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中

三

政教不足以諭民止以滋弊教儉教誠必自上始矣我

國家富強之盛前古未有也水旱有告而議蠲議賑澤至

沃也綱舉目張法明令具燦然也然而頻歲豐稔穀價甚平丐而食者不乏人以溝壑爲棺槨者不乏人脫有儉歲何可勝言雖若輩致此各有所由而揆諸赤子匍匐之義則殊可痛也遊手遊食轉相倣效都邑鄉里累百盈千或爲博徒或爲任俠其黠者交結胥吏起滅詞訟其淺者伏而穿窬起而椎剽無沾塗之苦有甘美之樂前者觸網後者莫戒豈天之降才爾殊哉夫有所迫之也貧故也朝廷不可以獨理不得不樹督撫督撫不

可以獨理不得不分州縣州縣與民最親於國最重宣德意達幽隱於是乎取之而但以薄書期會爲急務其精神之所注則在於揣喜怒承意旨未有慈良易直爲國家計長久爲斯民計安全者苟無害於考成名義弗顧也苟可得於上官考成弗顧也掣肘者則諉於不得爲莫或掣其肘者又苦於不暇爲豈盡不知進退哉夫有所迫之也貧故也天地之生財未嘗儉也而患貧者如其眾也則奢之害也奢之害始於轉相慕甚於轉相非至於以不奢相非豈惟患貧者無所不至患不得遂其奢與患不得保其奢者亦將無所不至奸僞橫生

榆次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中

三

巧詐並起廉恥不用雖使契爲司徒皋陶爲士無以開其惑而禁其邪豈無特立之士十之一二而已矣夫錦衣玉食一人之所費幾何卑宮惡衣菲食一人之所省幾何然而君子之德風也一人儉人人乃知貴儉也舉一切制度文爲苟可以斲雕爲樸無所不用其儉而後踰侈之禁可申也民既有所慕而爲復有所畏而不爲實意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故示之以儉貧者信富者亦信不示儉而責其儉富者疑貧者亦疑非民之異誠不誠異也苟其貴儉則必賤奢苟其貴儉而賤奢則錦繡纂組之害女紅者不作奇技淫巧之害農業者不

興逐末之徒漸以歸本游手游食伎倆無所施愧悔日以生驅而之農若獸之走壙也風俗漸樸奸偽漸消州縣之爲治易而循良可睹也孟子曰無恒產者無恒心使有菽粟如水火而民爲有不仁愚度天下之務莫切於此者是所望於夫子貢禹上元帝書雖不盡醕多可采擇具載本傳願留意

重修郝村界牌記

胡豹變 邑人

郝村瀕洞渦水地當孔道東拱 神京西通秦隴與徐邑以水爲界故爲并治門闕乾隆己卯歲秦明府雄衰蒞斯土公夙號洽儒於書無所不讀自京雋易學旁及榆次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中

三

六任以迄堪輿允能洞悉坤布神印大羅謂斯境爲水龍環會之消不施關鍵未免洩漏坤元滲虧文治未幾陞遷繼任龔明府孫枝接秦公孔自出俸貲飭郝村協力建坊題其額曰二涂分潤自是人文蔚起青紫連綿瞻土風者翕然頌二公之澤焉歷年滋多蝕風雨齧積漲當年風物蕩然無存憶故物者感慨係之矣嘉慶己卯本境紳士糾合西南村落捐貲重修恢廓其制仍以秦公舊題東拱 神京西函百二書之當時故物煥然復新工竣鐫石屬余記余謂二公舉事在并境已有成效可觀豈宜漫滅今茲重修用以紹前徽而啓後學甚



盛事哉雖然二公之爲此所以啓文明亦以養道脈也  
設使侈風鑑而忘踐履勢必至荒思廢業以覲一世之  
功名是爲二公貽悞後生矣天下有真學始有真儒有  
真儒始有真治讀書之士自六經子史以約於仁義道  
德之歸處則化於鄉出則化於國自飭其忠信廉潔以  
愧天下之空疎無具貪鄙鑽刺者二公雖逝必且掀髯  
於地下若徒智弋術釣以倖巍科而竊高位也斯豈惟  
二公之羞抑亦蒞斯事者之恥

駁石言解

胡豹變

辛酉九月與孟康檢邑乘藝文有唐李顏石言解一篇

榆次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中

三

意翻成案文筆警快人多賞之余謂賞其文可也信其  
說則不可何也彼以石言爲非異而引龍見神降星隕  
以證之謂聖人恐後人以爲異而故書之以明其不足  
異然則如語怪異林等書其取義皆得與春秋等有是  
理哉且聖人惟恐人言怪故不語怪今乃以語怪者禁  
人言怪乎彼所謂非異者特以其未病於民耳故曰春  
秋書無冰不雨無麥無禾則真異也然龍見神降星隕  
石言安知非無冰不雨無麥無禾之兆也又其機之所  
兆安知不有更甚於此者乎詳稽列史所載災異所兆  
或驗於數年數十年之後必待災之旣見而始以爲異

是猶庸醫之見病治病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已第勿深論即此石言之案自春秋以至於唐而諸儒聚訟者尚紛紛不已則當時民心恍惚當復何如無冰不雨無麥無禾病民之身龍見神降星隕石言亂民之心病民之身者妨養亂民之心者妨教即安得謂無關於民事也彼又謂人本能言而有瘖者人初不以爲異夫人之瘖人之疾也又其瘖則父母生氣之偶缺者也石之言亦石之疾也亦父母生氣之偶溢乎豈造物之氣獨厚鍾於斯石而故使能言以補瘖者之缺乎彼謂晉太師意存諷諫其言誠是然而晉太師之所謂石不能言或榆次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中

三

憑焉不然民聽濫也數語石之所以能言者實不出是而竟昧焉不察者何也夫憑則胡爲而憑濫則胡爲而濫冥冥之中豈無故歟馬氏文獻通考終列物異一篇乃慎守春秋之法未嘗炫異矜奇以爲讌談之助也若使在唐必與此君爲梗不煩余言之喋喋矣劉向管輅之論其近理與否吾不敢知而李公者翻劉管之案自不得不翻繁露之案王荆公之所以不畏天變者實起於此故不可以不辨

烈女趙二姑碑

侍講  
學士 顧

純 吳郡人

今上御極之四年

詔旌烈女趙二姑闕者爲稱快頌

聖天子闡幽貞勵風俗且有以肅吏治也烈女榆次農家子素端謹知禮鄰人閻思虎者窺其美知不可犯伺其父母他出猝至亂之時女子纔十三歲力不能拒及其父添和歸哭以告添和以已字人欲隱之女日夜哭不可止越數日始鳴之官官欲寬思虎罪誣女素與姦一邑皆譁其叔父添中訟於御史臺

上嚴飭臺吏平其獄臺吏袒守令議如前今太僕寺少卿梁公中靖時爲御史列其寃於

朝請下刑部思虎至刑不具而辭服事遂雪女初至縣待

榆次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中

三

質臨行哭謂母曰此去不復回矣母慰之曰此去爾志可白何言此女曰其事縱得白復何面目立於天地間耶時里中婦女重女幼穉而志不渝俱集送之聞此言莫不掩淚及被訊縣令不深究思虎且苦詰女欲以和姦誣之女出謂父曰此寃不能伸矣益哭泣欲死父曲喻之翼日復訊令詞色益厲女即出衷衣藏刃自刎死余觀烈女此去不同之語其矢死久矣其不即死者欲一白其汚耳至誣之以和姦不但不爲之白而且益之寃矣迨烈女旣死令懼謂添中實殺之誣以手有血痕並以誣烈女者誣其叔父迨奉

旨覆訊郡守欲令其母曹認與思虎姦以實烈女之和曹怒甚頭觸地流血被面幾死是不特誣其叔父並欲誣其母守若令固罔知名節死者有知其飲恨於九泉者尚何如當按驗時六月盛暑距刎時已五日而屍不變不腐飛蠅皆遠避觀者萬餘人皆詫異之而昏昏者竟不一悟幸賴

聖明遠燭寃終得白一時間官皆得罪有差梁公且由是擢今職則朋比爲奸者固何益耶余重烈女事因撥舉刑部所列上者著於篇俾後之覽者知所向慕並以告世之有官守者知

榆次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中

三

聖明之不可欺而名節之不可誣也

重修清虛閣記

道光丙午作

知縣

曹

森

江蘇人

榆邑舊有清虛閣踞城關之中衢歲久傾圮余蒞任辛丑秋會因南關紳士之請捐貲以勸重修越五年工成則余已陞任秀容過眼雲烟杳不記憶適董事之諸君以前所手疏來謁並請刻石以紀之余曰是有新令尹在余何敢越俎且閣之增榮飾觀絕不寓目母乃蹈虛詞之誚乎客曰是吾子之志也其無辭余曰然則所謂清虛者何若客曰側身閣中極目天外烟雲繚繞迥絕塵寰殆飄飄然如遊廣寒之府乎余曰唯唯否否夫曷

然不滓之謂清湛然無欲之謂虛而世途名韁利鎖終日勞勞原昔人之名斯閣亦所以爲戒也獨是雪泥鴻爪宦轍何常而數子不憚跋涉以慰余志而留其名斯風俗之醇厚與邑人之樂事勸功爲何如也聞是役也成拓其地基之旁者十餘家城鄉之捐戶爭奔走焉經費則四千餘金董事三十餘人例得備書非徒爲觀美不惜勞費也承先業重赤繁也爰嘉數子之請而爲文以紀其事

